

詩經說約

5

□ 12
3510
3



門口J2
號3510
卷 3



詩經說約卷之五

衛一之五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葵叅訂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淇，水名，在衛國。與，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與，淇水名，與，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鑪錫，治玉在菴，既琢以椎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修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此

詩經說約

卷五 國風

衛風

昭和27年5月6日
今日午代

綠竹始生之美盛與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怡懌也。赫兮罔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孔疏：瑟僖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怡懌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罔者，容儀裝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寔皆威儀之事。

呂記：長樂劉氏曰：與謂水陸彎曲之處。

嚴緝曾氏曰：瑟，鎮密也。如瑟彼玉璫之瑟，謝文云：僖，武貌。剛毅之意也。○補傳曰：荀卿云：陋者，倨且僖。僖之者，引說文云：晉魏之間，謂猛為僖。

大全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楨。又

冠帽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楨音健。○雙峰饒氏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慶源輔氏曰：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與武公道學自脩之進益，遂言其威儀之盛，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終而言之矣。○北溪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礱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

通解：興意至五句止，瑟僖二句，是言其成德之容也。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也。此章本意與大學引用意略不同。彼以切磋語學問，謂講習討論之兩致其功。此則言講習討論之功有進無

已如既切復猛然也。彼以琢磨語自脩，謂省察克治之兩庸其力。此則言省察克治之力有進無已。如既琢復磨然也。蓋彼自精密言，精密者粗疎之對也。此自進益言，進益者退損之對也。本言知行工夫而顧曰美其德者，蓋切磋者知之功，即所謂擇善而為知也。琢磨者行之功，即所謂固執而為仁也。彼以瑟僩為嚴敬之內存，赫喧為光輝之外著。此則皆自德容之形于外者言之也。彼不可護，提承上意言其德止至善而人不能忘之。此則只自瑟僩赫喧之盛而言得於所見者而自不能忘也。故其工夫在抑之一篇，宜參看終之云者，猶言到底意非指後世之後言也。

麟按：綠竹字甚明說家種種頗生駢枝，故盡去之。輔注道學自

脩亦本大學朱注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然與道言也。說稍矣。詩柄衛人美武公之德，一句本貫通篇而以綠竹二句方指章內上五句耳。通解亦似攛作周旋也。鑿錫據字彙，鑿摩錯之器，錫平禾器，其制未詳。倚叶於何，反個喧護俱去聲。○如道學自脩可說，即道盛德至亦可說矣。此古今交柄，勿誤。○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毛傳：弁，皮弁，所以會髮。

疏。碩不言圭，而言瑱。瑱之長，遂至此邪？且據禮書圖所，雖未得真然，以瑱即左右所，未云四五也。皮弁不瑱，本所舊聞，不但通解。禮書即有兼用之說，曰：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纁，則弁亦有之也。要未知孰是矣。禮書又引鄭康成曰：皮弁者，以白鹿皮為之，蓋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章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滌之，文而已。此亦必有據。又曰：凡在下為是基，可以託宿者為邸。玉璽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抵用象而托以皮者也。舊圖皮弁，盈弁俱為小圈，而依此則云飾縫者，當獨在下。舊圖誤邪？禮書又曰：諸侯之皮弁，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嬭，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則此注疏為詳。瑋瑋瑋字，今仍在，八康韻。

○瞻彼淇，與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興也。簣，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倚，嘆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轡，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欽束之意，戲謔非淫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嚴緝禮檀弓注曰簣謂床第即床棧也。○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二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
 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詩補傳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於式上故曰
 重較。

疏義鍛鍊已至於精純則成功之極也。生質能全其溫潤則復其本然矣。○輶兩旁植木也。語見周禮輿人註疏云較車兩旁豎之者兩輶上出較者以較之兩頭皆置於輶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輶出較而言也。○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訓詁謂植木之上出兩橫木在下者為較上者為較謂之重較者較上有較也。

出也此說重較稍明而與周禮稍異姑存之。○張而不弛一段語出禮記凡人飲東之時猶弓之張舒緩之時猶弓之弛有德之人嚴而恭和而節自不倚於一偏也。

講意此章言德底於成動中乎禮動中乎禮正見其德之成也。註中鍛鍊精純就金錫上言生質溫潤就韋璧上言非即猶或公之德也。觀本文有四如字可見須把正意影像另講在前面寬綽四句不可作四段意須以下句足上句講寬綽中乃合得自如意故即重較以嘆其自如耳。非真謂其在重較之上也。蓋依較非致敬之時此可以狀自如氣象故言之耳。善戲謔是笑語卒獲意善即不虐也。大段見而康而色載色載笑和氣散人故曰樂易不可說壞了。遂作戲言戲動說戲言出於私戲動作。

於謀便不謂之善矣

麟按綠竹如簣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俱與中央比又一法

其與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歲傲于國曰自卿以士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造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木全問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如切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以純潔

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僖赫咷之辭第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於此可見不重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猶命群臣使進規諫畢竟他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向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附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嚴緝或見槃字從木遂以為器非也民訖自若是多槃與盤同

此言成樂在澗猶云園日涉以成趣耳。窮處澗谷之中而成其樂樂者乃是碩大之賢人其心甚寬裕雖在寂寞之濱而無枯瘁之色戚戚之意易所謂肥遁也永誓不忘此樂所以形容其遺佚不怨之意。

通解不忘此樂之樂固不可專指澗谷而言亦不外澗谷而言或指寬字適字軸字太拘夫賢者在野此衛所以日替也。

麟按集傳澗叶居賢反。昭下阿陸固然。

○考樂在阿碩人之適獨寤寤歎永矢弗過。

賦也。曲陵曰阿。適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于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樂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樂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頌衣錦娶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頌長貌。錦文衣也。娶禫也。錦衣而加裝焉。為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

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在公之昏惑也

孔疏猗嗟云頤而長子孔世家云頤然而長故為長貌下箋云教教猶頤頤也故亦為長貌東宮太子之妹明其為嫡夫人所至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孫炎云同出俱已嫁也私無心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蕪傳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後為齊桓公所滅

六帖頤人二句是指畫出莊姜以下則歷數之○衛侯之妻說者大費思索或言以齊侯之子為衛侯之妻或重妻字言正位中宮皆非也只昭本文平平說去纔是詩家本色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頤頤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也其眉細而長曲情口輔之美也巧黑白不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鄭箋螓謂蜻蛉也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孔疏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列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蜂者曰膏釋器云水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棲瓠中

辨也。棲，其犀字異音同。蜂蟻云：蜚，蜻蛉，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蜚蜚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螭，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領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孟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咲之貌，美在于口輔。

六帖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然朱子謂頌人詩四章，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知其為何詩。或他詩亦有巧咲，二語偶于此同，而刪去耳。然則月離于箕，亦未必正為漸漸之召篇中語也。

頌人教教，說于農郊，四牲有駟，朱憤鑣鑣，翟第以朝，大夫夙晨。

無使君勞

賦也。教教，長也。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牲，車之四馬。駟，壯貌。鑣，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蚤也。王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于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嘆今之不然也。

孔疏：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車蔽也。頰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第。因以翟為之飾，君出視朝事畢，乃之第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至。

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至在大

夫

嚴緝鑣鑣非二鑣也清人駟介庶庶武貌無邊傍載驅行人儵
儵衆貌從立人傍此鑣鑣從金傍義各異

太全鄭氏曰朝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小寢景寢也釋服服

玄端

六帖朱幘鑣也而遂以鑣鑣賞之此以寔字為虛字凡古書重
字大半借實字用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畏濊濊鱣鱣茨茨葭揭揭庶姜孽孽
庶士有暵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

眾魚啓也濊濊畧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頤下背
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鱣似鱣而小色青黑葭葭盛貌茨
蘆也亦謂之茨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婦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
臣媵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礼義風尚如
此亦首章之意也

釋文眾音孤馬云大魚網目大謠謠也

孔疏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頤下體有卵行甲無鱗肉黃大
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即是也鱣魚形似鱣而青黑頭
小而尖似鐵盤盤口亦在頤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
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一名絡內色白
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

浪射也。濁也。海中化。為此魚。葦蘆菹。李巡曰。不別章類之異。名部。璞曰。蘆葦也。蘆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蘆共為一草。如鄒云。則蘆蘆別草。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

嚴緝本草以鱣為黃魚是也。鱣今俗作鱣。即鱣鱣是也。說文曰。魚著網。尾撻撻然。葦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葦蘆葦又名。雖亦一物而名四。蘆頽去聲。庶出謂之蘆。與伯子。竭子音義同也。

通解宗國之地美。歸國之儀盛。

麟按。姜齊姓。曰庶姜者。是以同姓為媵也。且孽既以庶孽為義。則曰孽孽者。亦以寔字為虛字。如鑣鑣之類耳。魯詩世學云。鱣

江南謂之鱣。則鮪鱣也。埤雅云。無鱗甲而孔謂甲。一曰摩薑。又小異云。

頌人四章章七句

通解按此詩一章言其族類之貴。二章極其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嫁時車馬之盛。四章言其嫁時所見地利之饒。後媵之美也。哀傷悼惜皆在言外。詩意只是傷其不得於夫。而春秋傳以為美而無子者。蓋不得於夫。此所以無子也。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者。其意但指人所易見。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四章之中。惟大夫風退二句。微露今日不見答之意。殆婉而章者與。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也布幣買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初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乖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孔疏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為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

但子無善媒耳○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管籥是也釋丘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崑崙丘孫炎曰飛如覆敦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

呂記朱氏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次之矣此言之次第○氓假買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擊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嚴緝說文曰貿交易也譜疏曰頓丘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祭曰漢志東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頓丘謂一

頃而成也。或曰：一重之丘也。○言已初為遲疑為男子所迫，遂乃許之。

麟按：謀叶謨悲反，丘叶祛奇反。蓋通章一韻也。大約朱集傳此篇多斷辭少，辭又一體不可概入語氣。○鄭曰：季春始，夏賣絲。

○乘彼坵垣，以望復闕，不見復闕，涕洟漣漣。既見復闕，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坵，毀垣墻也。復闕，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者曰筮，體卦兆之體也。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坵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孔疏傳以經卜筮並言，故蕪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

嚴緝李氏曰：復闕，闕名，蔡曰：漣漣，涕洟接續之貌。春官占人云：凡卜筮君占休注云：體，垂象也。周公云：體王其罔害。○體無咎之言，言與我宜為室家。男子假卜筮以要，已遂罄其資以從之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子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此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鶉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此比己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

戒鴉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浚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

鄭箋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准以貞信為節。

木全華谷。嚴氏曰。鴉。莊子所謂鴉也。郭璞云。似中鵲。呼為鴉。鶻音骨。朝本草曰。鶻鶻尾短。黃色多聲。安成劉氏曰。此章此自比與自與。下泉則就以此辭起。與蓋有兩例。後此言此而與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

麟按。集傳甚知林反耽。時林反蓋。兩句相叶也。然頗不得其據。

六帖正叶。亦此篇全闕。豈以此等邪。魯詩世學云。其叶繩。唐切而吾吳俗呼甚。亦音如耽。則從魯詩世學似稜。落若一叶甚。耽一叶說說一叶。蓋三轉韻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此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徂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渡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孔疏。帷裳。一名童容。故中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言。農云。容。謂。褱。車。中東謂之。裳。帷。或曰。童容。以。帷。障。車。之。傍。如。裳。

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
 謂之襜故襜記曰其轄有袷注云袷謂輦車邊緣是也然則童
 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為襜
 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為然丈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幃裳
 嚴緝曹氏曰罔極言不可測知○罔極為無窮之意善惡皆可
 言之魏園有桃謂我士也罔極為志念無窮極蒙我昊天罔極
 為父母之德無窮極青蠅讒人罔極桑桑民之罔極與此士也
 罔極皆為反復無窮極
 麟按集傳隕于貧反爽師莊反行戶郎反蓋隕貧一叶湯蒙爽
 行一叶極德一叶也亦三轉韻○魯詩世學云隕叶于尹切爽
 叶音霜行叶音杭○童容名物疏引鄭注又曰幃容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
 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臥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
 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
 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
 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哉我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絕角之宴言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別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
 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彼與汝不期偕

言經詩經
卷五
十一

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與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孔疏甫由云總角非字未幾見乎突而舟字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注云故結髮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

嚴緝總角之宴李氏曰宴安樂也且且明也吳夫曰且之且疏義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義以為典也夕字正與岸泮二字語相應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及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為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耳此章與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麟按岸泮之云以兩句反興四句也疏義說大明詩緝本子由然多一層矣故曰六義於先儒尚有未明者凡此類○集傳思叶新齋反哉叶將黎反

賦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

詩經卷五
十一
賦

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輯錄殺衰小之也。謂釣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衰小。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嘆其不如也。

麟按集傳右叶羽軌反。魯詩世學音以。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璫。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璫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嘆語遊戲于其間也。

○淇水滌滌。於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滌滌流貌。楫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个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苕。童子佩鴈。雖則佩鴈。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鴈。雖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于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孔疏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鴈。右佩大鴈。注云。鴈貌如雞也。

王藻云。紳長制三尺。

蕪傳帶紳也。

嚴緝戕曰。差蘭柔弱。常莫延于地。說通本不勝技。服不旗表。此與意也。至下句。止容字。遂引垂帶。悸兮。言此外無可見鄙之也。恥之也。

麟按集傳。知猶智也。作才能不足。以智於我。為通然。又曰。知於我。字不從智。即作不足。知於我。亦無不可也。此家朱子兩可。操惑處。○智於我。言其智不能過我。知於我。則言不足。為我所知也。據輯錄。智不足。以知我。則智字只代上。能字且於字亦無着處。○劉向云。治煩決亂者。佩觿。內則注。小觿以解小結。大觿以解大結。

○差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與也。鞶。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鈎弦。聞體。鄭氏曰。

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強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各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毛傳。能射。却。則佩鞶。

麟按。各物。疏。大射。朱極。三注。極。備。故也。所以鞶。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各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禮書。曰。考。之。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鈎。弦。食。指。中。指。無。各。指。著。沓。所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遂。弦。謂。之。極。者。以。其。中。於。指。也。謂。之。沓。者。以。其。沓。于。指。也。馮。嗣。宗。曰。決。決。決。三。字。實。一。物。也。沓。極。二。名。亦。一。物。也。鞶。之。為。決。許。叔。重。亦。以。為。然。鞶。之。為。沓。則。鄭。氏。一。家。之。說。而。已。孔。仲。達。云。鄭。以。禮。無。以。鞶。為。決。者。故。易。之。為。沓。然。則。以。鞶。為。沓。又。出。何。禮。文。邪。故。雖。禮。書。之。解。左。

祖鄭箋寔不可從而朱注亦以毛傳作決列之於前也

菀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通解刺童子躐等作也

誰謂河廣一葉杭之誰謂宋遠跛予望之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
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
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
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葦蒹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遠
遠乎但一跛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
不可而不得往耳

孔疏子無出母之道故當知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
夫人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
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
出之順父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絕八世淫佚出為其亂族嫉妬
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為其離親盜
竊出為其反義有三不丟有所娶無所歸不丟更三年喪不丟
前貧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丟之中若不順父
母典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勃德故也
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為絕嗣故易同人注
云天子諸侯以夫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
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櫛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祀伯姬

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為家其治無所出故也○宋去衛甚遠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

嚴緝曾氏曰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襄公為桓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為絕於宋廟矣義不可以渡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跋舉踵也腳跟不着地

說通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含臆不語淒婉悲涼千古如見

麟按望字平聲今詩家望叶平忌叶去多互用也埤雅云蕭即今之蘆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釋文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舠並音刀
麟按葦渡及不容刀皆無此理蓋極形容之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其美也於宣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呂記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公
 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夫不
 自欲見每而曰欲見舅恐傷父之意也味其詩其子母之
 心蓋不相遠不幸處子母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揭於邦之樂兮伯也執爨為玉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揭武貌樂才過人也爨長丈二而
 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
 是今方執爨而為玉前驅也

孔疏前驅在車之右非步卒

呂記鄭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
 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致○為玉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

義也

嚴緝疏曰戈爨矛皆插於輅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之則
 執之輅音倚車傍也又音意

輯錄說文爨積竹為之冬官廬人爨長尋有口只數兵同強爨
 無可敷於人同強上下同堅勁也
 通解下二句只是言其夫所事如此

按禮書云細而能敷則非竹不可許慎謂積竹為之是也詩
 云伯也執爨為玉前驅又曰彼侯人兮荷戈與殺殺亦爨也蓋
 爨雖建於車及王行則州執而前賓客往來則侯人荷而趨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客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

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已容。毛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太全東萊呂氏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新安胡氏曰內則女事父母姑舅五日燂湯請沐。三日具沐其間而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浙米汁澣洗面。

○離按集傳傳曰女為說已容輯錄引豫讓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已者容之說而太全因之然非此容字。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此也其者其將然之詞。○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此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患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馬得護草言樹之昔願言思伯使我心癢。

賦也護忘也護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昔北堂也痲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痲而不辭耳心痲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釋文護本又作萱說文作憲或作護。孔疏昔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上香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概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

詩經卷之四
卷之四
二十
一

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概名房內外皆名為堂也
大全本草注曰萱草一名鹿蔥其花各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生男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階賈氏云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安成劉氏曰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也

六帖稽康養生論合歡躑躅萱草忘憂兩物也朱注謂一物再考

麟按馮嗣宗云案朱傳云護草合歡誤也古今注云合歡樹似梧桐共萱全別或者朱子因護草連引合歡作一句讀而不知

合歡解護草乎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若以為人情不在此乎此也

有孤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詩經

卷之四

二十

一

言經說名
卷之四
詩經

比也。旅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當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愛也。

說通此是託言之比。之子即猶狐說如碩鼠稱女之類。

○有狐綏綏在彼淇，屬心之憂矣。子之無帶。

比也。屬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屬則可以帶矣。

疏義申重也。衣已束矣，又用帶以束之。○凡帶有二革，此加當

上所以懸褊，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為禮也。

麟按：水自帶以上曰屬，成句也。故曰淇屬則言無帶以之，不必深求帶叶丁計，反魯詩世學音帝。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子無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麟按：服之叶側與閑睢次章同。

有狐三章章四句。

長我以木衣，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比也。木衣，楸木也。寔如小爪，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瑤佩玉名。

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

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嚴緝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說文云：瓊，赤玉也。姑兼存

之。

木全本草：木爪狀如奈花生於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爪，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楸。徐氏曰：爪有爪，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

詩經

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廬陵羅氏曰：珺屬佩之中，所以貫鑽珠而上繫于珩，下維璜牙者也。

麟按：禮書圖珺狀正圓，有肉有好，蓋似璧也。然朱氏又謂珺如圭而正，方亦必有據。按報本實事，而木瓜以喻為物之至微，瓊琚以喻為寶之極重，即非真以是物為枝報，故不屬賦屬比。匪報亦好，亦各承上說，不必補正意。如暗比之例，亦魯詩世學云：叶古手切。

○按：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未以為好也。此也。瑤，美玉也。

麟按：瑤，說文云：美石。魯詩世學云：白玉。按：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玼亦玉名也。

釋文：玼，書云：玉，黑色。

孔疏傳言：珺，佩玉，各瓊瑤。美石，瓊玼，玉名。三者互也。珺言佩玉，各瑤玼亦佩玉，各瑤言美石，玼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也。故丘中有麻傳：天玼，后次玉，是玼非全玉也。

麟按：玉，輕石重，惟最貴者用玉。以純故有非全玉之說。玼，集傳叶舉里，反。魯詩世學交里切。○馮嗣宗云：木桃木李，依埤雅，似即木瓜之類，非即桃李也。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又即桃類。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
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
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滯。非故聞其樂。使人懈
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故此。
大全定字。陳氏曰。此說大概為淫詩言耳。鄘柏舟定之
方中。淇與等。扁不在此限。

詩經說約卷之五終

詩經說約卷之六

王之一六

王謂周東都雒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
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
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雒邑。為朝會諸侯之所。
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
雒邑為東都。至幽王。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
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於戲。晉文侯鄭
武公迎宣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彛參訂

言經言經
卷六
紀年
紀年

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于
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
是也

孔疏為賁云荆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荆山而至於河而
王城在河南維北是屬豫州也大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
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
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間僖二十五
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温原之田晉於是始放南
陽杜預云在晉中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之
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
之地漸冀南境也○周本紀云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崩子

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琬立崩子穆王滿立崩子共王瓘扈
立崩子懿王囂立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子夷王褒立
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涅立自武王
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凡十一世幽王三年褒
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毋申侯女而為后幽王得
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
為太子鄭語云王變褒姒使至於后而生伯服王欲殺
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申王欲於
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本紀又云幽王又廢后
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緡西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
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言經言經
卷六
紀年
紀年

魯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見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麗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馬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維維鄭鄭所據之文也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

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主流於風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比諸本通作此非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故每言閔周也

大全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朱子曰其辭語
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志刺而
其辭與風異○黃氏曰黍離之為國風以其詩之體為風
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平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
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河南府即今河南府濠
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隸河南
麟按艮山疏義亦作驪山緡國在沂州本與鄆通余四書
說約辨之者誤也○括地志云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于
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根王又居王城○呂東萊云成周
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雒陽成周之下都也平
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鞏錫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

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雒陽也

彼黍離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文餘穗黑色實圓重離垂貌稷
亦穀也一名稌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
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
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官室盡為禾黍閱周室之
顛覆徬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
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
哉追怨之深也
鄭箋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

孔疏湛露傳曰離、垂然則黍離、亦謂秀而垂也。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差為植故黍秀而稷苗也。

嚴緝說文曰黍禾屬而粘者也。以木暑而種故謂之黍。今日本草唐本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圖經注云有二種米粘者為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如稻之有稂穉耳。釋草曰稷稷曲禮曰稷曰朋黍是也。今日本草唐本注云稷即稌也與黍同類。孟詵云今穀之中最為下。圖經云今所謂際米也。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則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為糧耳。

疏義許氏曰黍似梁而非梁。稷今之稌也。二物稍相類。但黍黃而稷黑黍小而稷大。今中原皆有之。二物似差互。今以傳上兩

易之曰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古祭苗似蘆高木餘穗黑色實圓重或曰粟也。四字如此恐得其實。蓋古之粟即今之粟。古之粟即今之穀。粟穀實之總名。說文稷五穀之長謂獨長於眾穀也。○黍之實垂有靡之意。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本因感歎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兩句義又相因。故為賦而

典。大全三山李氏曰呼天而想曰致此者何人哉。益含蓄其辭不欲指其人。

六帖此詩詳玩本文不見一宗周字亦不及一宗廟宮室等字。今俱就感黍稷而興歌上言不可露出宗周意思亦不露出宗廟宮室如此則有無限感慨之情而於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處。

自有含蓄且不失詩人渾厚之旨。○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本文極明白。今人多說不知者固不知。而知者未
 知我呀。憂者何在。卒亦歸於不知而已。此說非是。詩人實是心
 憂。實說知我。至其所以憂者。詩人尚自含蓄。不露。且一詩綱領
 全在心憂二字。何緣以謂我心憂者亦作不知耶。此意詩中所
 無。為此說者。不過泥註中莫識已意。故曲為之說。亦可謂過於
 信傳而敢於背經矣。且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諒。便是莫識已意。
 朱子亦是會意解。未嘗謂兩項俱是。不知何勞如此。幹旋耶。本
 抵說詩全要尋取立言之旨。若拘泥傳註。是說傳非說經矣。况
 與傳意相訛舛。豈不可笑。○此詩有知有不知。意重在不知。其
 言知者用以喚下。不知。鳴雁有知有不知。意重在知其言不知。

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為的然之語。而指意自明。溫厚之趣。即此
 可見。若作一側。便是呆語。○行邁二句。平看有說行之靡。以
 心之搖。故也。此言外意不用。○讀詩看本文。要圓活。看傳註
 要圓活。看諸家疏義。要圓活。如渾天諸儀相似。能曉此義。無所
 不通。若一字拘泥。則無所不滯。此第一關鍵。不可不知也。
 說通人字。舊兼幽平。胡休復云。東遷之禍。不在木戎。而在艷妻
 煽慶之日。意更遠矣。
 麟按。天集傳。鐵因。反與入叶。魯詩。世學汀因。切。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麟按：噎字讀當如壹字，稟音乙，亦引此詩為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成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似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通解按：三章皆一時事。首言苗，次言穗，又次言實，只是變文以協韻耳。以樵夫詩例之，自見不可以為往來，非一見而所感愈深，如此說何為所見之稷每異而所見之黍前後但離離，其說不得通矣。

麟按：此亦本嚴華谷說。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弗思。

賦也。君子婦人，見其夫之辭，盤牆而棲，曰：埘，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以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於埘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

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大全慶源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或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思觀物興思雖欲自己而有所不能

麟按集傳哉叶將黎反來叶陵之反與期期思一韻也不知其期曷至哉本可作兩對鷄棲三句又是因思觸物以喚起下二句鷄棲則日久而羊牛亦下來似以日夕為主向法相連亦不可太作纏縛此當意會耳埤雅曰羊性畏露晚出蚤歸常先於牛講意曰此曰羊牛敘歸之先後下曰牛羊順類之大小然恐是偶然倒句作者不必有此意也且注疏蘇子由詩集傳讀

詩記詩緝諸本兩章俱作羊牛無牛羊即今本或係傳寫之誤尤不足據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活雞棲于梁日之夕矣牛羊下括

賦也估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麟按不日不月歎其既往也曷其有活傷其方來也亦可作兩對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大全壘山謝氏曰雨雪霏霏遺戍役而預言歸期也昔木

夙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言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己及物之恕，發而為君情，悶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君子于役，至於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陽陽，得意之貌。簧，笙管中，金葉也。蓋笙管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綴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管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管，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

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六帖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咏歎之，但要形容他中心無累，安舒自得之意。其安，貪忘勞等意，並不須說。○末句獨韻收，下同。○君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翾，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教舞位也。麟按：由房，據疏義有二說。如序說，則房即房中之樂之房。君子猶簡兮之碩人也。如朱說，則房在室旁，只是人出入處。然今雖必從朱說，而以房為作樂之處，自無妨。教訓舞位者，亦恐非有專設，即舞處是位也。必曰由東房入後堂，然後就舞位，亦太拘。

○附序說君子陽陽閱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朱子初解亦從之故集傳又為兩存之說然必以前說為定固不待言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宰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毋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主以中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戍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鄭箋平王毋家中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其或作記或作

已讀釋相似

輯錄其語助字

大全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並隸河南○慶源輔氏曰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宰家而言則不與我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宰家以往耳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宰家也○安成劉氏曰先儒多以為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微弱不能徵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其例以明之六帖此詩但言宰家不得與已同役而後非其職之意隱然見於言外

麟按室家同後本無之事而反云然此左言之妙後代詞人所
以莫及也○集傳懷胡威反與歸叶

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與也楚木也甫即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
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成之今未知其國
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孔疏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
為甫侯周語云祿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
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平王毋家申國所成唯
應成申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

借許甫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
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通解甫注不知其國所在手應麟地理攷謂在宛縣即甫侯所
封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岳所封於呂按宣王時申伯以王舅封
於謝亦宛城地也左傳楚子重嘗請取申呂以為賞由申公巫
臣曰不可孔氏謂申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呂即甫也

麟按魯詩世學云甫侯爵與申同姓呂氏成王封太公支庶於
甫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界穆王時甫侯入為司寇其玄孫佐
宣王中興又二世為荆所滅此較前二條尤鑿

○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成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歸哉

詩經卷之四

卷之四

二

賦類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賴昌府許昌縣是也。

孔疏箋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陸玑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不楊，其

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籬之楊也。

大舍賴昌府許昌縣，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麟按：魯詩世學云：許男爵。又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中人鄭不

及大戎入宗周，弑王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白于申，則以報翼戴者。成許，理兼有之。然其事荒忽，可置不辨。○蒲字讀當如

蒲豐氏，又欲以許音呼，叶蒲亦未詳，訛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大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哀憐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

此也哉

太全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何辜于天又曰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曰舍彼有罪予之佗矣皆為怨父之詞吾意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讐者皆自疇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忘親逆理之罪吾於其傳與有責焉○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云案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為國風者平王自為之也平王忘國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賢者為之趨於夷狄禽獸之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麟按詩傳即不必為子貢作然於黍離云王世子宜自裁其君幽王自立于雒而不予真戴固特筆也又在宋諸大儒前

中谷有推嘆其乾矣有女此離既其嘆矣既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推離也葉似推方莖白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嘆燥化別也既嘆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覓物起興而自述其悲嘆之詞也

疏義有字其字矣字相呼為興
麟按亦四句止下二句另轉○嘆平聲

中谷有推嘆其脩矣有女此離條其散矣條其散矣遇人之不

淑矣

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然歎貌。歎，感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魯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益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對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麟按：集傳脩，式竹反。歎，息六反。典，淑叶。

○中谷有暵，暵其溼矣。有女仳離，嘔其泣矣。嘔其泣矣，何嗟及矣。興也。暵，溼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溼者亦不免也。嘔，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中谷有暵三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六帖三章皆深悲極痛之辭。有免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訖。

此也。兔性陰狡，爰，緩意。雉性耿介，離，羅網尚猶罹憂也。尚

詩經卷之

卷六國風

古

職

庶幾也。叱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於羅。以此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取禍也。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知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為以雉離興。百罹也。下章放此。嚴緝曹氏曰：「我生之初，謂幼穉也。」通解我生之初，乃周轍未東之時，不可徑說文武成康。說通百罹，不專指兔雉二句，比反常逆理之事皆是。麟按：朱子辨說本只取君子不樂其生一句，諸侯背叛，四子偶沿序語，可以不用。○為叶吾禾，反惟叶良何，反。

○有兔爰爰，雉罹于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比也。罟，覆車也。可以掩兔造，亦為也。覺，寤也。孔疏傳稱覆車，下傳置罟，與此一也。釋器云：繫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罟以捕鳥。疏義即今翻車網也。麟按：馮嗣宗曰：鳥罟曰羅。朱傳云：張羅本以取兔者，蓋正釋則定。散文則通也。周禮羅氏掌羅鳥而郊特牲言太羅氏，天子之養鳥獸者，諸侯貢鷹馬。莊子削格羅格，且采之智多，則獸亂於下。是取獸得稱羅也。太東傳云：畢所以掩兔，而鴛鴦詩云：畢之

詩經卷之六 國風 十五 賦 卷之六 國風 十五 賦

羅之免。吾謂之。置而西京賦云。結直百里。實兼諸網。罟而言之。凡如此類。並得通也。○單叶步廟反。憂叶一笑反。

○有免。免。惟于置。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置。罟也。即罟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亦聞則亦死耳。

免。愛三音。七句。

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興也。縣。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縣。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已父。已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

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既義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辭。按餘說。亦有作正興者。然玩集傳當爾後二句。又深一層之辭。已失所。而又不顧也。

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興也。水涯曰滸。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大全廬陵羅氏曰。識音志記。而不忘也。○華谷嚴氏曰。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

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興也。滸。上酒下曰滸。之為言。層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大全酒音既猶洗也。○東陽許氏曰：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為水，洗蕩，蓄入，若層也。

葛藟三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葛所以為絺、絺、葛、澤、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荻也。白華，莖蘆科生，有香氣，祭則燔，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大全東萊呂氏曰：葛為絺、絺，蕭共祭祀。艾療病，特訓釋三物，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

麟按：三秋亦可作三月，亦可作三歲。既曰三秋，不止三月矣。又

曰三歲，不止三秋。未圓，恐只是交支。叶韻耳。集傳歲本與艾叶

魯詩世學艾叶五內切。

采葛三章：三句

本車檻，毳衣如裘，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艾、蘆之

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艾，爾淫奔

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

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

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毛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對五命如子男之服

鄭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

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績皆有五色焉其青者

如黼

孔疏毳衣之屬衣則畫繪為之裳則刺績為文由皆有五色其

青色者則如黼故得如黼色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衣

冕鶯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績也若緋冕則衣刺粉米唯用

績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績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鶯耳知衣績

裳績者考上說言畫績之事則績謂畫之也古者天子冕服十

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

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

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

曰黻皆緋以為綉則衣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鶯畫以雉謂

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

章裳二章凡五也緋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

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

則衣用績緋冕則衣亦績也知績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績

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績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黼

其赤者如纁故二章各舉其一耳

大全劉氏曰毳衣以宗彝為首蓋畫虎雌虎雌淺毛故謂毳

麟按禮書曰說文毳細毛也宗彝有虎雌之飾而毳衣有宗彝

之章故書謂之宗彛周禮謂之毳冕繪於衣則宗彛藻粉米也
 繡於裳則黼黻也爾雅云雌印首而長尾郭璞云以猴色黑尾
 數尺鼻上向雨則以尾若兩指室其鼻蓋虎取其義雌取其智
 然廟宗又曰宗彛鄭以為虎雌孔氏書傳云宗廟彛樽以山龍
 華蟲為飾古禮云亡未知誰得其正也
 ○太車嗶嗶毳衣如瑞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嗶嗶重遲之貌瑞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白
 賦也穀生穴壤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
 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今葬以同
 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白約誓之辭也

增釋此章中以約誓之辭亦邪思之不解者也○增釋何氏英
 著亦附疏義下同
 麟按穴叶戶摘反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
 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
 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麟按施叶時遮反音蛇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留之子，留之子，留之子。貽我佩玖。貽，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麟按玖叶李，子亦舉里，反與木瓜一列。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爰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大全掘突之掘音鵠。華州鄭縣，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鄭州，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
麟按曰：新鄭次王宜也。武公於平王亦所謂是君是臣者與。

緇衣之宜，今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賦也。緇，黑色。細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改更適之館舍。餐，餐也。或曰：察，粟之精釐者。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故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粟，言好之無已也。

鄭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卿士之館。

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選在采也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孔疏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鬪。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

及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則民不偷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勅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太。少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為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考工記言深法。三人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注云。深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深以黑。乃成緇。是緇為黑色。此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譚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周緇衣。卿士所服也。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

言終言終
視朝則卿士且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
正服謂既朝於王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治事之處為私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考士
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
內路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
卿三孤為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
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既為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
明是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
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此為禮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也
疏義飲饌曰餐又爾雅注今河壯人呼食為餐音孫按序以
此美武公辨說從之蓋桓公武公雖皆善其職而世繼其善首

尤可美况桓公之死已在此王被弑時此詩作於東都則為武
公之作明矣空言德稱其服
大全程子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敝予還予二字上看○華陽
范氏曰適子之館親之也授子之祭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
又授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說通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敝可想見其一段意中揣摩之情
適館授祭亦同此意都非實事有說改衣是欲授於其職詩中
未嘗無此意但如此說反覺易盡
麟按敝字還字俱略斷兩予字略對緇衣之宜而或敝予則願
改為適子之館而既還予復將授祭固自齊整也通解謂三章
各上二句換字為韻而下二句一律宜上二句截亦通○還詩

詩經卷之六
國風
三
賦
詩經卷之六

緝音旋。聚魯詩世學此簡切。

○緝衣之好兮。敬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賦也好猶宜也。

○緝衣之蓆兮。敬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通解德有以宜此服。故人自見其尊大。麟按字彙亦無安舒之解。宜只主大說。○蓆魯詩世學席作切。

緝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緝衣。又曰。於緝衣見好賢之至。

太全東萊呂氏曰。孔叢子云。於緝衣見好賢之至。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

講意平王乃申所出。武公娶於申。以昏姻之故。迎王於申。

立之。平王德其在己之功。故使之世於其職也。春秋責備賢者。則桓之陰謀。取國武之婚於逆黨。不無慙德。周人愛之。特以其善於司徒之職耳。然其子莊公不肖。非惟有克。

段于鄆之惡。而縞葛之戰。射王中。有罪莫大焉。周人遂界號公政。而緝衣之意替矣。傳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乏。武公之謂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三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

詩經卷之六 國風 三

城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呂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麟按：色理微赤，陸璣疏作木理微赤。懷叶胡威反，畏叶於非反。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麟按：兄叶虛陽反。魯詩世學虛郎切。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疆韌，可為車輯錄，韌音刃，堅柔難斷。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子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入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林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加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孔疏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巷是里內之塗道也。仁者行之美名，林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通解仁字應居人說

麟按不如叔也二句當作一句讀洵美美字黃才伯曰便捷輕利徐士彰曰無可增議徐說較渾而該也田叶地肉反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冬獵曰狩

通解好字應飲酒說

麟按好叶許厚反魯詩世學亨苟切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通解武字應服馬說

麟按野叶上與反魯詩世學音五馬叶滿補反魯詩世學莫五

切

叔于由三章章五句

孔疏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雖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荼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河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封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

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以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於鄆。公賦諸鄆，太叔出奔。兵是謂共城。太叔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數，大紕具舉，禮賜暴虎馘子公所將，叔無徂，戒其傷女。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數澤也。大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禮賜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徂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外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毛傳：數澤，禽之庭也。

鄭箋：徂，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

大全董氏曰：五卿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駮也。雙峰饒氏曰：如舞者，節奏謂却中節也。○安成劉氏曰：善御其馬，是以繼則柔順。如組，駮則諧和。如舞，○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

麟按：于田在數，自不可上下作對。然作兩段通落，亦文勢必然。三章皆如此也。通解云：當首句一段，下直至公序，又一段，亦是上段。四句三章俱說御馬，大概之辭也。在數以下，又是指其

實而言之。蓋于往也。于田只是說往。田在數方是已到。田所固
有。虛實之辨。只叔于田一句無韻。下九句俱一韻。馬叶蒲補
反。藪叶素苦反。徂叶女古反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
忌。又良御。忌抑馨。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
為上。駕。猶高上。駟也。雁行者。駢少。次服後。如雁行也。揚。起也。忌
抑。皆語助辭。騁。馬曰騁。止馬曰控。舍杖曰縱。覆。彌曰送。
孔疏。小戎云。駢駢是中。駟駟是驂。驂中對文。則駢在外。外者為
駢。則知內者為服。故兩服中央夾轅者也。由禮注云。雁行者與
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駢與服馬雁行。其首

不齊。

味義。杖。矢括也。嘯。弓弭頭也。縱。則放矢。送。則送矢。馨。控。見其善
御。縱。送。見其善射。此皆美之之辭。

輯錄覆倒也。既發矢。則弓隨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

大全廬陵羅氏曰。補傳云。馨。謂使之曲折如馨。控。謂控制不逸。
括。矢御。弦處。廣韻注云。嘯。弓弭。弭。弓末。

六帖詩有二章以下。因用前章之句。前叶而後不叶。如此篇首
章。叶在藪。本叶舞舉。而次章因用此句。遂不叶行揚。又如園有
桃。第三句心之憂矣。本叶發謠。次章因用此句。遂不叶食國。如
此之類。但指一二不能備也。
麟按。御當音迓。與射叶。控又自與送叶也。亦與首章例不同。

無由云發是縱馬從禽控是止馬以射若字空作御馬說於獵
無干聚岡云縱是引滿之餘舍拔而放弦覆彌謂引滿時弓稍
向內既舍拔則弓隨勢傾倒其稍反外以送矢也俱明但四字
裝璜易版作者又須得其神彩生動處而不呆呆箋解字義方
妙此畫家神品能品之別

○叔于田乘乘錫兩服齊首兩駮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
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也

賦也驪白雜毛巨鴉今所謂烏驄也齊音如手兩服茲首在前
而兩駮在旁稍次其後如入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
罕希釋解也棚矢箭蓋春秋傳作冰也弓囊也與鞞同言其田
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孔疏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
云冰櫃也蓋杜預云或說櫃是箭箭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
傳棚為覆矢之物也蓋發弓而納之也中謂藏之也

叢緝箭音同箭室也用矢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納矢箭室釋
下其棚以蓋箭也也○田事既畢則於馬行遲矣叔發
矢希罕矣釋棚以覆矢矣以也言其從容得意如
丁解牛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
可想外段洋洋之意矣

麟按陽叶補尚反此在藪字又與罕字叶與首章同慢自與罕
叶棚自與弓叶與次章同也

太叔于由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射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

呂詒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鄆以罪鄭而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欲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為世戒也○孔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檀湯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

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清人在亂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虢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翱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鄭箋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孔疏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禦之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

歸高克奔陳。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地。狄人以其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教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地。於是翱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也。

蘇傳高克之為人。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欲遠之而不能。於是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清鄭邑也。高克之師皆清人也。一車二矛。備折毀也。

呂記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深為英飾。蓋絲纒焉。朱深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輯錄矛鉤兵也。首為短首之言。道也。道。道也。建邪逆立之也。麟按禮書車之五兵。戈。戟。首矛。夷矛也。說文曰。矛。象形。自考。

工言之。則為刺兵。自說文言之。則為勾兵。蓋矛之為器。上銳而旁勾。上銳所以象物生之。芒旁勾。所以象物生之。勾。首言其就夷。言其易短者。其體就長者。其體易此矛之辨也。○世家武公生莊公寤生。莊有子四人。一曰忽。是為昭公。一曰突。是為厲公。又公子疊。公子儀。昭公立。未踰年。奔衛。厲公立。厲公立。四年。奔蔡。昭公入。又立。二年。而弑。子疊立。子儀殺子儀立。已。又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而卒。子文公健立。○彭叶。晉郎反。旁叶補岡。反。英叶於良。反。

○清人在消。駟介麇。二矛重喬。河上乎道遙。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麇。武貌。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麟按重喬言英俱弊也

○清人在軸。駒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車之左。

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

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

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

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孔疏左旋云云。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所云

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車。不在左也。將居鼓

下。雖入君親將其禮亦然。

麟按軸叶音胄。陶叶徒候。反。抽叶勅救。反。好叶許候。反。集傳

將車之左。將車之右。通作將軍。非也。將車蓋對兵車而言。與孔
疏謂將之所乘車正。令人自習而不察耳。然亦自讀疏義及農
舍開家本方了。此義書之。不可率觀如此。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
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
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
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恤乎。春秋書曰。鄭棄其
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國風

卷之六

卷之六

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通解理出於天謂之命舍命不渝猶言安居理中而不變

六帖舍字與故以作所所其無逸二所字同義

麟按侯叶淇姑反魯詩世學又曰何居切張平子西京賦與狗叶亦同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綠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直也

歐義彼剛彊正直之人稱其服

嚴緝綠袖言以豹皮為袖之綠司直謂直道之宗室官名多稱司言主掌之也

通解王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楊之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為裘以豹飾法異於國君服色

六帖司直猶司馬司命之類不專指諫君只是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之意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歐義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亦謂稱其服也

呂記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紵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范氏

曰羔羊。曰素絲。五絰。五緘。五總。皆所以英裘。是謂之三英。
麟按。英。義已見羔羊。疏。羔裘黑。而英之。以素絲。是察然光明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說通三章平看總見德稱其服意

遵大路。今按。執子之袿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賦也。遵。循。摻。摩。袿。袿。速。故。舊。也。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摩。其。袿。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今。攬。子。袿。之。句。亦。男。女。相。悅。之。詞。也。大。全。摩。與。攬。同。撮。持。也。孔。氏。曰。袿。是。袿。之。本。袿。是。袿。之。末。俱。是。衣。袖。

麟按。摻。訓。攬。與。執。復。或。作。摻。摻。女。手。摻。字。自。佳。韻。瑞。亦。云。手。好。貌。袿。叶。起。據。反。禮。記。注。云。袖。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

遵大路。今按。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賦也。醜。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麟按。好。叶。許。口。反。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且。子。興。視。夜。明。星。有。覲。將。翔。將。翔。也。鳥。與。鴈。賦。也。昧。晦。且。明。也。昧。且。天。欲。且。晦。明。未。辨。之。際。也。明。星。啟。明。之。星。先。白。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入。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

以警其夫而士曰昧且則不止於鷄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
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翔
翔而往弋取鳧雁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冥
昵之私可知矣

嚴緝蘇氏以明星為啟明益今俗所謂曉星也

麟按子與以下皆婦人語而詩柄曰述判作詩人語者因有起
手兩句一問答也章法大段與孟子見梁襄王章一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雁之上是也宜和
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雁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
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雁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繳

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
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毛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

孔疏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

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

麟按加居之反與宜叶老呂孔反好許厚及與酒叶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
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
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瑤末
懸二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角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

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
 端下交貫於瑤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
 非獨玉也璜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
 人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
 佩以送遺報答之益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文
 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大全孔氏曰曲禮凡以苞苴篚筥問人者左傳衛人使人以
 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

麟按詩經圖佩玉之制集傳甚明然據禮書總圖中組之半所
 實曰瑤而兩旁之組下但各懸一璜中無物也餘則悉同詩圖
 矣其散圖則瑤瑤為一物如璧而中圓孔無長博而方之說水

瓜大全羅注云瑤處佩之中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則雖令三
 組之半皆貫一物亦同名瑤無瑤名也又集傳貫一大珠曰瑤
 則非真珠矣釋文又云瑤佩玉名瑤石次玉也字彙又云瑤石
 似玉也則豈瑤而瑤為之曰天珠者亦非與種種參錯亦不但
 如嗣宗朱氏以兩旁之中為瑤羅錢二氏以中央之中為瑤之
 疑姑終闕之集傳來叶六直反贈叶音則小雅憂心孔疚叶
 我行不來大雅玉猶允塞叶徐方既來亦俱六直反而讀贈為
 則無據故徐文定云或贈順問同而來字非韻疑不能明也魯
 詩世學又云來叶音釐贈石經本作貽然究以集傳說為正
 語類亦云來音勃贈个聲是也出車謂我來矣叶維其棘矣亦
 六直反讀如勃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願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闕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孔疏釋草云：椴木槿，椴木槿，樊光曰：別一名也。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璣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椴，一名曰椴，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以都為閑也。

輯錄陸佃曰：舜，取瞬之義。今人言一瞬。慶源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為男說女之詞。

麟按：將翔將翔，六帖引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疎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等為證。以為狀女之飄忽，然清人云：河上乎翔翔上篇亦云將翔將翔，弋鳥與雁恐是一時。詞人通套，語耳華集傳叶芳無反。魯詩世學音呼。

有女同行，類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輯錄德音不忘者，言其美德，不可忘也。

木全臨川王氏曰：玳瑁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徇情肆欲，吟美非美者多矣。麟按：集傳行叶戶郎反，英叶於良反。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蓉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

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

荷花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疏義彼所宜有者，皆有此所宜見者，不見不宜見者，乃見之。蓋

以尋常之物而興怪異之事也。

木全孟子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麟按：此反興也。然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正言見子都耳。豈

喜極而諷之之辭。華集傳亦叶芳無反。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上練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

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文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

小兒也。

木全張子曰：龍是葦草，其枝榦膠屈，著玉處便有根如龍也。本

艸云：葦草一名鴻蘆，如馬蓼而大，即水葦也。詩注云：一名馬蓼。

馬蓼自是一種也。藹音纈。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是亦以美

著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攴，攴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興也。攴，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攴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

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攴兮攴兮，則風將吹

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攴兮攴兮，則風將吹

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攴兮攴兮，則風將吹

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攴兮攴兮，則風將吹

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攴兮攴兮，則風將吹

女矣。於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麟按集傳和叶戶圭反魯詩世學音回六帖又云擇伯吹和亦

隔韻也。倡予者女也。和女者予也。四字自為應答亦佳句。

疏義曰此專以語相應為興通解從之然作以事理相應未嘗

不當也。蓋擇故吹之倡故和之非為無義耳。

○擇兮擇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麟按大全輔注曰成成汝之志也則連前章倡和皆以事言疏

義曰成以終其曲也則前章即以歌言然輔注較直

擇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子雖見絕未
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

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

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

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消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寡裳二章章五句

六帖詩有未句不用韻者。此詩是也。有首二句不用韻者。滔滔不歸。維水泱泱。左右秩秩是也。皆用韻之變格也。彼蒞者段與此篇相似。而微有不同。彼首章蒞祀虞本叶。而次章則因前章之語說見大叔于田。

麟按兩騶虞本各叶說已見前。但如麟之趾。三章君子陽陽。二音未句皆不用韻。例與此同耳。文定蓋偶失載。不足

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

人以有異志不從。既而悔之。而作是詩也。

鄭箋面貌丰丰然豐滿。

麟按集傳丰叶芳用反巷叶胡竟反。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錦娶兮。裳錦娶。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駁禪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

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飭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鄭箋駁蓋禪穀為之中衣裳皆用錦而上加禪穀。

麟按集傳行亦叶戶郎反。駕予與行向法頗與偕予和女一

例益一國風謠每相同者如此

○裳錦聚裳衣錦聚衣板兮伯兮篤予與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其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墀除也町町者茹蘆茅蒐也一名茜可以

染絳阪者曰阪門之旁有墀墀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蒺其所以

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鄭箋此女欲奔男之辭

呂記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

輯錄除地去草也町町平意

麟按字彙町田區畔埒町町當是言其滕畝整治故曰町町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
處也即就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麟按魯詩世學不知果本 經典否然謂論語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四句為此篇之首章箕子

麥秀蘄蘄兮黍稷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四句為狡

童之首章各三章章四句連絡却佳因附載之

風雨凄凄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凄凄寒涼之氣喈喈鷄鳴之聲風雨晦冥益淫奔之時若

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麟按皆集傳叶居為及魯詩世學音基。嚴華谷曰悅則夷平。憂則鬱結。故集傳訓夷為平而總注又曰心悅兼從毛氏也。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喑喑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嚴緝錢氏曰膠膠聲雜也。今日膠膠擾擾是雜之意。謂羣鷄之聲也。

麟按瘳集傳叶憐蕭反。魯詩世學音超。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綠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孔疏釋詁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衿領一物。色雖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纆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三事而重言也。箋云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

麟按禮書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以素存少飾以致哀也又深衣具父母大女女衣純以饋備五采以為樂也禮記纂注曰重慶純績盡飾也具慶純青致文也孤子純素致哀也所緣者三處袖口也襟旁也下齊也廣各寸半惟裕則廣二寸然則羔裘於豹飾曰緣袖此曰子衿者各指其一處而言之其實純緣總名又二字通也故爾雅曰緣謂之純禮書注曰純緣邊也又曰飾衣曰純謂領與袂深衣又言純袂緣純邊注曰純袂緣緣神口也純邊純襟旁及下齊也集傳純緣連言蓋以此與但禮書云古者衣裳冠帶鞞屨席皆有緣而純袍純裊楊柎襪攝皆緣名也特其所施者異耳又小異○又按禮注疏則具父母衣純以青以下皆言深衣之制非常時服釋器衣皆謂之襟皆通作

皆誤釋文背才細切爾雅孔疏方言曰衿謂之衣是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

孔疏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衿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瑤琨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

大全禮玉藻注曰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組綬一物也

麟按玉藻士佩瑤琨而組組綬云青組綬者因毛傳耳瑤音軟組赤黃之間色組綬初只是一物後世乃別其制亦見禮書○集傳佩叶蒲眉反來叶寧之反

○桃兮遠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批輕儇踴躍之貌。達放恣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廷與誰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疏義記曾子問。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

麟按此興意亦至四句止。後二句另補。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興也。

麟按集傳信叶斯入反不信指平自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青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貶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為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有好而不為看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孔疏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

縞是薄縞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為弁色故以為青黑此為衣巾故為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也

嚴緝縞衣綦巾稱其妻猶云荆釵布裙也

麟按馮嗣宗曰此巾以為婦人裹頭之中未詳要據古者男子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蓋賤者之服漢元服幘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云王莽秃幘施屋也至東漢魏晉更以巾為雅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縹巾及有所謂綸巾葛巾角巾者而本子喪冠亦謂之中幘諸葛武侯以遺司馬宣主意者婦人裹頭者可通名巾與楊用脩以巾幘為女子未笄之冠又未知何據

也注疏不云無以明矣

○出其闈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賦也闈曲城也闈城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茹蘆可以深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孔疏釋宮云闈謂之臺是闈為臺也出謂出城則闈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闈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說文云闈闈城曲重門謂闈為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柳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薺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魯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

羽之矰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茶

出其東門一章章六句

大全朱子曰此詩却是箇識道理人做鄭詩雖淫亂然此詩却如此好女白鷄鳴一詩亦好

野有蔓草露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者自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由草露之間故賦其所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露露漙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疏義本即既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也麟按大全皆本疏義者也然於言六義處每變而不載可笑

集傳漙叶上心反願叶五遠反王應麟周學紀詩引頌氏正云漙呂氏字林作霽上亮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野有蔓草露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賦而興也漙漙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詭贈之以芍藥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水解而水散之時也簡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洵信訏大也芍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羣飲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

往矣。女復要之。且往觀乎。蓋浦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相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詞。

孔疏陸璣疏云。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纫秋蘭。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呂記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艸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浦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為他物者。蓋泥毛公香艸

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輯錄本草注曰。勺藥有二種。有草勺藥。木勺藥。

麟按集傳。渙于元。及與蘭叶為一韻。既且之。且子餘。反與兩。乎字叶為一韻。下樂。謔藥為一韻。凡三轉也。下章同釋文。可渙。韓

詩作洎。音九。于元。及或本此也。○士曰。吾既往矣。未從之也。女復勸。男曰。且復更往。觀乎。浦之水。聞其土信。詩大而可樂。則是復勸。以下一串。語士於是從之。因相與戲謔。云云。呂巖誤。如此說。然亦本鄭氏。○信。許且樂。即非一游。可編。語意尤可想也。

○溱與浦。溱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浦之外。洵許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賦而興也。溱。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鄭按前曰相後曰將後世訓家相將語本此不必為誤字

漆有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
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上而淫奔之詩已不翅
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感男之語衛
人猶多刺諷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
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
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
可以觀豈不信哉

詩經說約卷之六終



道ハ新徳方氏 先年之道ハ多難十七ノコヤケドモ之故道知年

古之道也 又先年之道也 為ニ成リヤル也 後徳徳ヲ 移カスルニ 多難也 君之ハカ物ニ 誓ヒテ 死スルヲ 口ヨリ云テ 行

見之不以乳 可相与云 吾之ハコト云 多難也 死スルヲ 誓ヒテ 死スルヲ 口ヨリ云テ 行

公方地後行ニ 多難也 如白出後 又如徳徳 行ニ 多難也 如白出後 又如徳徳 行ニ 多難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上下共ニ 廿日ニ記ス也 時ニ 廿日ニ記ス也 時ニ 廿日ニ記ス也 時ニ 廿日ニ記ス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コウニシテハコト 取計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 信ニ成リヤル也